

陳祖彥
主編

黎紫書

蔡素芬

黃孟文

莫言

李銳

余華

西西

成英姝

朱天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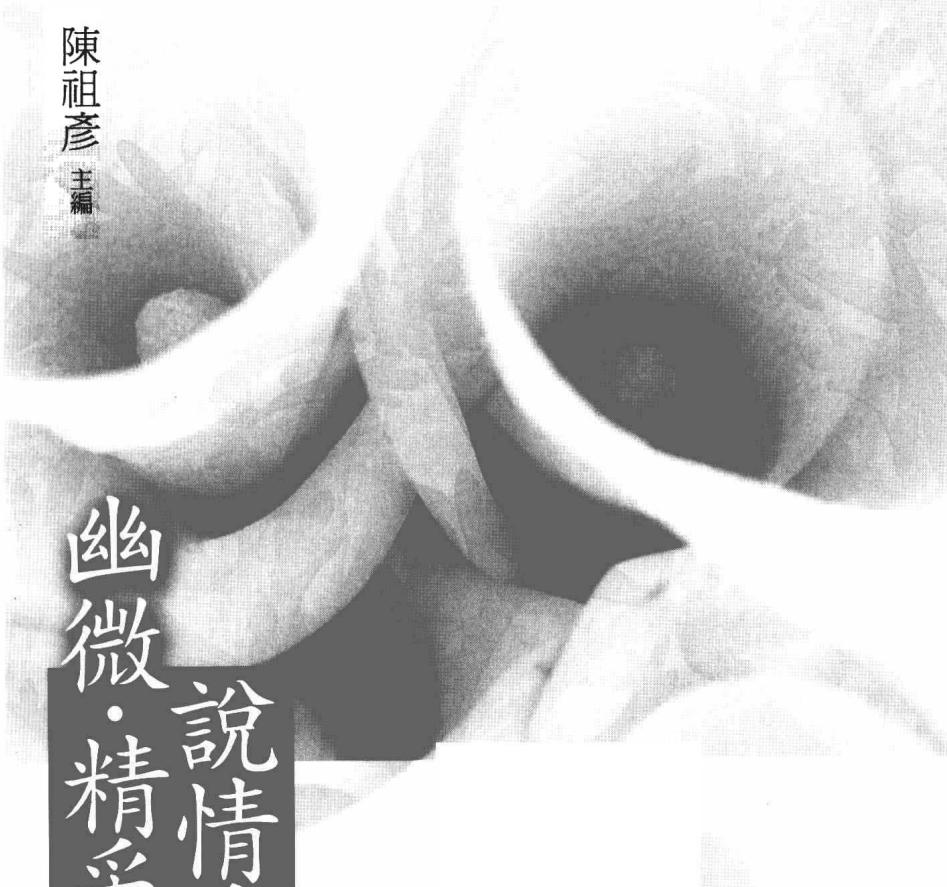
平路

(按姓氏筆畫排序)

說情愛

幽微·精采

愛情有多長



陳祖彥
主編

幽微·精采
說情愛



愛情有多長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幽微・精采——說情愛 1

愛情有多長

編者◆陳祖彥
發行人◆王學哲
總編輯◆方鵬程
責任編輯◆徐平
校對◆鄭秋燕
美術設計◆吳郁婷

出版發行：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電話：(02) 2371-3712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0056196
郵撥：0000165-1
網路書店：www.cptw.com.tw
E-mail：ecptw@cptw.com.tw
網址：www.cptw.com.tw

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
初版一刷：2010 年 1 月
定價：新台幣 200 元



ISBN 978-957-05-2447-5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愛情有多長

在閱讀各樣文類的創作中，我們像發現新大陸一樣，有個結論，情愛或多或少是題目；新大陸本來存在，包涵異性、同性、家國甚至自己生命、人生、人世的眷戀、斷裂也本來存在。

假如說作品因情愛而生，顛倒過來，從情愛出發，衍伸出的題目往往更讓人忘情神迷。

這本集子的十篇小說，或多或少都和男女情愛有關，或多或少？因為也許愛是主軸，也可能峰迴路轉後，愛看來是主軸了。都是讀者想領略台灣、香港、大陸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頂尖作品時，自然極常一併看到的名字，作家作品集合起來後，讀者再次發現，整體光芒背後的涵義，正是愛在華人身上沒大不同，又也許因時因地圈出特點。

◎陳祖彥

每篇不同的光芒，有從過去拉出線頭的，有冷冷述說的，說寂寞的，說殘酷的，也有我們熟悉的經典裡，隱藏了不為人知，但言之成理的愛情，同樣時空下，相異的愛都是人性。

小說的幽微處正是精采。精采地方你仔細想，也正是幽微。可幽微、精采的愛情到底有多長？

讀完下列概略，再字字，句句，一頁頁往下看，是享受小說的幽微、精采方式：

一、幽微

童年故事

平路的《童年故事》，表面上說一個「我」和無數女人間的似愛非愛集錦，在「懺悔式」的追憶腔調裡，每樁事都不得不扯上童年，主要是童年裡的母親，他暗示女人，他愛她，但更習慣被人愛，讀下去發現，她顛覆

了描寫愛、童年、母親，不得不的「戀母情結」，至少絕非主軸，童年卻由於情境、心情的靈感，杜絕罪惡感的理所當然，造就了每次不太同的「佳作」。細膩、寫實，呈現了照相館無關記憶的照片成為記憶，靈光一閃的瑪利亞、耶穌也從永恆裡跳出來。

「每個人自以為是的記憶，都是一次次增刪、接觸、重組、複述、膺造故事的過程。」（平路語）

學心理的平路，總大膽挑戰女性內心的情慾幽微，這次可是男人在女人身體的流浪，聲音、嗅覺種種都有機的變動、消長了。別人說，童年影響一個人，她說，人能在不同情況下產生不同的童年，難怪有人直言，我們需要不同專長的小說家。

恍如昨日

朱天文在文壇長大、成熟，因此有感於有些作家，在寫作的窮途末路，

還要各種花樣在人群裡口若懸河、吃香喝辣？也許這樣吧，她拿這樣的人物當主角，寫中年作家在講堂的掌聲後，面對不安前來的青年，獲悉多年前的戀人血癌離世了，後來，「講演完的疲倦也是一種情懷，使人滿足而優渥。」這麼複雜，接下來，他應年輕人之邀，一起遊舊地、聊舊事。

〈恍如昨日〉裡，「他」無意間想起年輕時，「那個柳絮般白絨絨輕悄如貓走的女子」。讀到這裡，難免想，撲面來的舊情裡，有這樣的女子，卻怎麼成了男主角的昨日？原來她自爆才小學畢業，怕日後失去愛情，做了斷，他直到末了才明白她的智慧。

男主角開車，駛向非原創的明亮世界，也是今昔對照，留給讀者疑問，為什麼窮困緊迫的日子，才屬於創作？朱天文後來的小說《巫言》，譬喻作家練字像巫煉術，在《巫言》之前，她早是少數的「巫」了。

黃昏裡的男孩

余華的小說向來寫殘酷，讓人不寒而慄，也不得不豎起拇指，這篇不例外。一個穿著髒衣、指甲黑長的極餓男孩，忍不住偷一粒蘋果，當然可以懲罰他，攤販老闆孫福伸張正義卻誇張，男孩被卡住脖子，蘋果甚至泡沫都吐出來不算，更扭斷他中指，再綁他，還要他見人說：「我是小偷。」從下午到傍晚，男孩就不斷重複。直到攤販老闆結束一天營業，鬆綁他，他撲通，躺地上一會兒後，緩慢爬起來，靠樹站，搖晃，在旁人目送下離開小鎮。

是來自他鎮的小男孩，偷竊後，在「異鄉人」環視下，一點憐憫都得不到。

「異鄉人」的冷酷或者到處都有，余華卻將攤販老闆的無情歸因於一段過去，雖則殘酷，原來有理，小說的結尾看來，該說什麼呢？比起余華其他作品略有溫情，或他還不想讓讀者對世界太失望。無情，無情的背後，倒也未必如此。和他從小住在醫院旁，做過牙醫有關嗎？

假婚

李銳十八歲自北京到山西呂梁山插隊落戶，誰都說，六年農民生活，成就他日後作品擲地有聲的養分。（他悲憫的不太願意承認。）

這篇小說，寫一個老婆死了二十多年，兩個女兒都出嫁的老光棍，某天，有個隊長湊合他和荒年乞食的異鄉女成親，由於「熬了二十年的光棍實在是乾渴壞了」，就安慰自己接受了「不花錢的婆姨」，在夜晚「一團漆黑之中，那股在腔膛裡憋漲了二十年的洪水，野蠻而又瘋狂地傾洩出來。」

男人痛恨女人冷靜，不夠卑微，性事隨便，又疼惜她認真負責演戲，等身體得了點「治療」，疑惑、自尊、憤怒排山倒海摧毀了原本尚可維持的「局面」。這篇既描寫大陸文革特殊生活，又深刻勾勒人性的小說，將一開始預感是假，卻由於生活的卑微，不得不屈從人性的軟弱，強悍呈現。

強悍而又深刻。以性事突出貧窮，買賣又非買賣的本質，比歡愛時為老鼠驚慌撞見，更讓人驚嚇、不忍。

愛情故事

這是「你不得不服從機遇」的故事，也在文革，世界更縮小更無可選擇了，這算是愛情故事。十五歲男孩，從來聽大人閒扯二十五歲高大、俊俏懂槍術的女孩，就「有點不好意思又有點氣憤」。

男孩先為池塘的雲影及鵝鴨間的求愛畫面發呆，後來不得不注意女孩的長相身材，因為他們每天得見面搖水車、澆白菜，雖然還有別人，對思春男孩和女大當嫁的女孩來說，其實彷彿在兩人的荒島。情景從一個嘻嘻笑，一個不敢抬頭，到不敢抬頭的不緊張。……以優美景色，另對男女的不堪，襯托男女恩情的自然，少年在聽多了夥伴講大人的事，受到鼓舞後，以拙劣的方式追求……。轟動了高密縣。

一向行文以大氣魄及想像力著稱的莫言，經營起寫實故事，讓人不得不嘆機遇在愛情及人生的位置，也看出作家在文壇位置的非偶然。

屋頂的花園

長期在職場做重要工作的蔡素芬，看的故事比別人多，經常描寫各種女性的面貌及內心迂迴，這篇〈屋頂的花園〉，從一開始，女孩走過工地到公車站牌，就幾乎連逗點都透出寂寞。

女主角是「山落裡成績優異的女兒，吃著山泉長大的標緻臉蛋」，卻在台北十多年後，眼看辦公室裡，一個個如她過去青春燦爛的女孩進來，她呢？蔡素芬寫：「沒有應酬的夜晚，她在自己的爐火邊剖切孤單，熊熊火勢溫燙一鍋子寂寞，」多可怖，剖切，孤單的數目只有更多，火燒，寂寞當然更旺。還有「多年的工作經驗讓她體認到文字勝過一切，……她自己坐在冷清的家中吃麵條就像單純的閱讀文字，行為孤單，可是寧靜而富於

想像。」是超越一切的寂寞了。

這篇文章大半是客觀寫實筆法，少部分浪漫，妝點出的美令人有些心酸，任何人寂寥裡，都想掌握什麼，都在拜訪昔日後，無論如何不落空吧。

至於蔡素芬本人更詮釋了什麼？應該是：細心看，用心體會就踢開了「繁忙」這個絆腳石。

裸跑男人

雖然是馬來西亞作家，卻在台灣攻城掠地的黎紫書，在這篇書寫同性戀的小說裡，有她柔情深情的體諒。

她寫：「矜生人快到中年了還常常憶起舅母小璐。」小說以這句開頭。

「我腦海裡極深極暗之處，總會捲起一個小小的漩渦。嗯，就像酒渦一樣。」結尾矜生回憶的酒渦正是他舅母的。成長成熟中，他和混血女孩活色生香交往，後來「認真調整閣樓上兩個男人的關係。」卻在和男友相處

時，憶起十二歲時，和舅母看電影，她臉上的表情。和男友遊歐洲時，看聖母像，因舅母說過的話聯想。在男友問他初戀情人時，摸剛修過的髮根。舅母在他小時常幫忙剪啊。

重複說一個從未開始的愛情的巨大力量，與其說，寫愛情，不如說描寫生命裡的陰錯陽差？

二、精采

那不是我丈夫

成英姝這篇小說，從「我」快下班時接獲警察有關她丈夫的電話，「我」回答：「他這個人一直是神龍見首不見尾，已經好幾天沒回家了，鬼才曉得他在哪裡。」就現笑點。閱讀的過程總想笑，一再出現諷刺、否定、嘲笑的對白或描述，不正是黑色幽默？以無奈的嘲諷表現環境和個人怎麼不協調，又放大扭曲，顯得更荒誕可笑，倒也沒這麼簡單，還表達了

作者對社會問題的觀點。

兩個女人面臨丈夫可能不測的兩極反應，更深刻表達的東西，讓人難過。

學理工的成英姝行文冷靜、嘻笑，卻赫然讓人見到，她不但揭開現代婚姻的某種表象，也在丈夫出現後，開冰箱、扭電視、找換洗衣服，要「我」開火中，洩了他們夫妻的底，原來如此，看似平淡的漠不關心，也是「能解釋」的。

芭蕉扇

《西遊記》裡寫：「老者說：西方卻去不得，那山離此有六十哩遠，正是西方必由之路，卻有八百里火燄，四周圍寸草不生，若過得山，就是銅腦蓋，鐵身軀，也要化成汁哩。」寫的是火焰山。皮影戲、布袋戲、電影、漫畫改編時，都多少做些更動，卻沒一次再創作，像西西的〈芭蕉

扇》合理的多了愛情；牛魔王原是為了移情別戀才離開芭蕉洞，鐵扇公主成了睡不穩的戀夫女。《西遊記》的主情節沒變，孫悟空借扇不成，施小計幻裝成牛魔王騙扇，牛魔王又變幻豬八戒騙回來，最終靠空中神佛打敗牛魔王，取得芭蕉扇，滅了火。

西西的故事沒完，芭蕉洞裡眾妖怪都潛心想修煉成人，故事的敘述者，天竺貓不想，唐三藏帶她回大唐。貓保護藏經閣的書，還和老鼠成為好友。書裡的妖有思想，會想：「做人雖說不錯，其實很苦，常常會想到『死』這件事，」且有時還振振有辭，比人有是非——因為你會變，別人也會變，……騙人的事，學來做什麼？文裡有各種人、妖、獸的辨證，貘還會吃夢，字裡行間，充滿想像力，且充滿女性主義色彩，原來動物裡的雌性比人類裡的雌性有份量哩。

洋女孩

簡單的故事點出了新加坡當地華文的低落。留美的新加坡青年在遇到洋女孩時，不僅滿懷幻想，且對留學外地不太適應的吃食，給了當然，其實不對題的理由，所有都能就迅速想當然爾，適應。直到洋女孩邀他教華文，他卻在新加坡選修華文時，考零蛋也無所謂，兩人有這樣的落差，當然愛情在萌芽階段，就灰飛煙滅了。

小說只有餐廳和校園兩個場景，小敘述也是大敘述，是文字少，故事多的示範，是新加坡最風行的微型小說（即台灣的極短篇）。新加坡的特殊環境讓這種文類一枝獨秀，常召開國際研討會，讓此一文類，在有限字數下，得到藝術性的發揮。

黃孟文很清楚表達了，他可憐怎樣的人。這篇小說問世時，華文沒像今天炙手可熱，可見他真愛華文。簡單的故事，導出深沉心事。

目錄

I 愛情有多長 陳祖彥

(依作者姓氏筆畫排序)

1 4 5	1 2 5	1 1 7	0 9 9	0 8 5	0 6 9	0 4 9	0 3 1	0 0 1	童年故事 平路
裸跑男人	屋頂的花園	洋女孩	愛情故事 莫言	假婚 李銳	黃昏裡的男孩	芭蕉扇 西西	那不是我丈夫 成英妹	恍如昨日 朱天文	
黎紫書	蔡素芬	黃孟文			余華				